

潘乃奇：成都市川剧研究院编剧、制作人、剧评人，成都市文艺评论家，协会戏剧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民主促进会四川文化专家委员会委员、四川省戏剧家协会会员、四川省音乐家协会会员。
代表剧作：舞台剧《生活在别处》、实验戏剧《断章》、川剧《琵琶声声》、川剧《川流不息》

潘乃奇 人生掩于文笔,不过一场戏

编辑\文：帅丹 图：被访者提供



潘乃奇，一个80后的东北姑娘，也是一名川剧编剧。一头小短发干净利落，言辞清晰，分析问题严谨客观。她以笔为媒，将当代的社会现象融进她的作品。看潘乃奇编的戏曲作品，就如同在看当下的人间百态。

中国的戏曲门类不胜枚举，除去京剧昆曲这些驰名中外的“国戏”，各地还有自己的剧种，各个剧种的发展亦参差不齐。有的在一定范围内如火如荼，有的则如黯淡星光，有的甚至已濒临绝境即将失传。川剧，有着古老的历史，经典的剧目仍在薪火相传，新编的作品也偶尔崭露头角。然而，人才的匮乏，创作的难度和经费的缺乏，让川剧仍然难以高效产出有生命力的川剧作品，所以，近年来川剧的发展一直不温不火，较之其他比较知名的地方戏而言，川剧仍需努力。

GRACE：你认为川剧为何会面临如此境况？

“首先是因为川剧唱腔的难度本身就非常大，不像某些戏唱起来像曲，传唱起来相比就更加困难；二是因为川剧在地方的重视程度可能要弱一些，比如广东粤剧就发展得很好，在人力财力的投入也比川剧多很多；三在于观众的认知和接纳程度，有些剧种的戏迷是很舍得花钱看戏的。”

GRACE：作为成都市川剧院最年轻的编剧，你如何考量新戏的创作？

“专业的川剧编剧本来就屈指可数。川剧院里最有影响力的两位都比较年长了，中坚力量的缺失导致川剧编剧人才出现断层。在创作上我认为应该遵循传统，但不固守传统，在技术上采用传统的手法，意识上结合一些新的东西。”

川剧受重视的程度比较低，大剧种概念也比较弱，再加上谋生的压力，导致了人才的匮乏。以潘乃奇供职的成都市川剧院来说，在业内发展还算尚可，但有编制的编剧一共就四个。现代人的生活压力都比较大，写一个川剧剧本的稿费很低。如果同样的时间精力写电视剧，可能写一集出来就能抵得上一个川剧剧本的报酬了。能安心为川剧创作的人，一定是发自肺腑地喜欢这门艺术。

GRACE：创作川剧剧本和创作话剧、电视剧剧本有什么不同？

“话剧、电视剧也不是谁都能写好的，只是相对而言，戏曲创作的难度更大一些。话剧或电视剧可以用生活化的语言直接上台，但川剧不行。无论是念白还是唱词都要考虑到合仄押韵，绝对的舞台化。川剧这个剧种有非常丰富的行当（指生旦净丑下面的细分角色），比之其它剧种更为复杂。川剧、昆曲这些都是很难写的，要求编剧的古文功底非常扎实。”

GRACE：你创作川剧剧本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我是2007年来的四川，一直都用普通话进行交流。同样一个意思用普通话来表达和四川话来表达是不一样的，而且文字的发音还有差异。比如‘角度’，四川话得念‘裹读’。我在写作时会跟作曲老师和演员频繁沟通，因为第一稿一般都很像普通话版。”

GRACE：你觉得目前的年轻演员和编剧最需要的是什么？

“后继人才的缺乏，是制约川剧发展的一大瓶颈，也是业内众所周知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培养年轻人才，是川剧发展的重要工作，也是这一门艺术薪火相传的必经之路。我们除了需要经费的支持，也需要更多能上戏、实践的机会，毕竟作品能搬上舞台才有意义。对我个人而言，要不断提高自己的专业能力，剧本写得好才能有说服力。川剧仍需努力。”

作家可以凭空想像，在自由的空间里任意表达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但剧作家不一样，他们在创作作品的同时，还要去思考到底该如何在有限的场景中将故事呈现给观众。在那些经久不衰的传统戏面前，尤其是那些经典的折子戏，新编戏想要出头显得格外艰难。既要面对资深“老戏迷”的挑剔，也要想办法吸引新的观众，培养他们看戏的兴趣，这是一项不折不扣的双重挑战。有的新戏，可能只如昙花一现，随即烟消云散。

GRACE：对你创作影响最大的人是谁？

“徐棻老师。她在创作中带入了导演意识，这一点我觉得很酷。一部戏，不光是编剧，还应准确考虑到每一场应该如何去呈现，就连一个角色该从哪里上场都有考量。徐老师在她的作品《死水微澜》里，不仅展现了她卓越的编剧水平，还展现了她优秀的导演才能。”

GRACE：新编戏的生存能力和传统戏相比，怎样才能取得突破？

比如我以传统川剧《琵琶记》为蓝本创作新戏《琵琶声声》时，会去考虑如何用现代的方式来表达它的思想，因为有的观众喜欢看传统的那部分，有的则希望能看到符合现代审美的内容。去年最火的戏曲是粤剧《决战天策府》，它是根据网络游戏改编的，年轻观众由追网游追到粤剧，起了一个很好的过渡作用。”



其实，从事川剧事业的人伸出头去到外面的机会真是不少，但他们不得不在自己钟爱的艺术和外界名利的诱惑之间做出艰难的选择。有的人成为了川剧中的过客，有的人却将自己一生沉淀在此。川剧演员如此，川剧编剧亦如此。为了更好地发展川剧，川剧界正齐心协力为之奋斗，并开始呈大地回春之势。

GRACE：现在离开这个行当的人多吗？

“《琵琶声声》这个戏，正是结合我的亲身经历，反映当下川剧演员的真实状态，他们都面临同一个问题——是否继续做前景有限的川剧演员。我们川剧院有个男孩，舅舅做着不错的生意，想让他跟着自己从商。川剧演员收入不高，前景也不是非常理想，但就在他要跟着舅舅离开的头一天晚上，自己在家哭了一夜。忽而觉得，川剧艺术再怎么辛苦，却是自己毕生的梦想；出去赚再多钱，生活也毫无意义。于是，他决心留下来。”

潘乃奇在编剧之余，一直保持着跟各界人仕的来往。她认为，戏曲也好，其他文艺事业也好，都需要很多创新的东西融入。新戏的推广，需要与众不同的包装，既不能脱离传统，也不能受传统桎梏，需要找到一个合适的契合点打造成适合当代市场的艺术佳作。

GRACE：你在创作《琵琶声声》时，有没有一些特别的经历？

“刚开始，我觉得《琵琶声声》这个剧本的艺术质量并不是特别理想，只能算得上六七十分的作品。我还担任了制作人和运营，找了很多渠道，也思考了很多方法，怎样去让更多的年轻人关注这个事，在地铁里打广告，自己去找投资拉赞助，思考如何回馈那些赞助商，在剧里植入广告是一种方法。这是我这两年的尝试，写一个剧本，把它做成一个事件，或者至少是短期内的一种社会现象。这部戏里，演员的服装是赞助商赞助的，舞台上的道具也是创业者设计的东西，都非常精致。将艺术和社会联合起来，形成了多重的跨界合作。”

面对行业的多重压力，潘乃奇选择潜心创作，用她的笔，将现世百态撰写在剧本之中，以戏曲的唱词和念白，表达她对社会理解，对将来的思索。希望有更多如她一样的人，不去追逐世事浮华，执著己念，为传统戏曲事业献出自己的力量。

GRACE：除了写剧本，平时还做些什么？

“我很热爱写戏曲评论，在《成都日报》锦观上有一个戏剧评论的专栏。每次一出戏演出结束，基本上都是老人在评说，我觉得必须有青年人的声音，而我也有责任去做这个事。”

GRACE：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琵琶声声》还在打磨的阶段，我会再加一些内容，同时再找其他几位编剧老师参详一下，跟他们相比，我在经验和综合能力上差距较大。但我会尽力做到最好，调整好之后再复排。同时，继续完善我的川剧新作《川流不息》，这部戏讲述创业和爱情，是一部很贴合现代生活内容的川剧。”

潘乃奇创作手记：IP与戏曲创作 从川剧《琵琶声声》谈起

在当下的文艺创作中，无论影视作品还是舞台作品，IP似乎越来越成为一个热门词汇。无疑，戏曲创作者在具体的创作当中也越来越有意识地去寻找合适的IP，在此基础上焕发自身创作的灵感及作品延展的可能性。

川剧IP源自何处

川剧剧目丰富，一直以来，业内都有“唐三千、宋八百，演不完的三列国”之说。尽管这说法也许略有夸张，但不能否认的是，长期以来，诸多剧目确实在川剧舞台上常演不衰，向一代又一代的四川百姓讲述着历史的故事，延续着中华民族的文脉。

当然，延续文脉在当下有着多种方式。有的是原样不动，照着传统不走样进行演出，观众主要是看演员的表演，欣赏川剧艺术的表演程式与声腔之美；还有的是与时俱进，用当下视角解读传统剧目，赋予传统剧目以时代特征，更强调剧目的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结合。然而不论哪种方式，只要川剧经典剧目以上面两种形式存在着，上演着，那么就可以视为川剧故事一直鲜活活着。

譬如传统川剧《琵琶记》。

提起川剧《琵琶记》，想必不少戏迷对剧情都耳熟能详：陈留人蔡伯喈与妻子赵五娘新婚两月，伯喈被逼赴京赶考。得状元后，又被要求与牛丞相之女牛小姐完婚。与此同时，天下大旱，陈留遭殃，伯喈一去三载，五娘恪尽妇道，然而伯喈父母终究未能躲过贫穷和旱灾，先后辞世，五娘抱着琵琶一路卖唱进京寻夫，最终大团圆。故事虽以“大团圆”结局，但那种忠于当时时代背景之下的大团圆，在今人看来已然无法接受。毕竟，二女侍一夫之类的团圆，封建色彩过于浓厚，同当下社会生活实在有着太大的距离。

川剧IP的当下解读

那么，这样的故事，是否可以用当下的视角进行新的解读呢？这般令戏迷耳熟能详的川剧故事如何能够鲜活于当下戏剧舞台并引起青年观众的观演兴趣呢？这般的人物关系是否在当下也有对应设置的可能呢？

一切皆有可能。

譬如，用当代视角，讲述与《琵琶记》一脉相承的故事。于是，有了下述剧情：成都女孩赵如梅是川剧团里一名青年旦角演员，她立志成为一代川剧名角儿；赵如梅青梅竹马的男孩蔡清朗是一名互联网精英，为了给女孩一个幸福的未来，他毅然赴京打拼。分隔两地的恋人，各自遇到挫折和诱惑，在蔡清朗父亲生病期间，川剧团同事风华陪赵如梅一同照料长辈，而蔡清朗在京则被美丽漂亮的北京女孩儿珍妮看中并追求……赵如梅北京寻蔡清朗，三角恋情，爱恨情仇，真相大白。这是新编川剧《琵琶声声》中的剧情。

细细分析，这剧情似乎与传统川剧《琵琶记》暗合，同是恋人纷飞，男主进京被富家小姐追求，同是团圆结局。然而，故事的最终，如我们盼望的一样，后者这种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处理是符合当下观众审美期待的终成眷属。看吧，《琵琶声声》中，蔡清朗为了最真的爱情返回成都与赵如梅团聚，这一对恋人实现了真正的“大团圆”。

《琵琶声声》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川剧故事，相反是一部都市情感剧，但却脱胎于《琵琶记》。从中可见，传统川剧故事，可谓之为川剧IP，这个IP在当下的解读中，有了时代特征和符号。可以说，《琵琶声声》在某种意义上是对《琵琶记》的传承，此剧和《琵琶记》一样讲述着亘古不变的主题——年轻人的爱与梦想。然而，此剧又有着截然不同的时代背景，因而，虽同是“琵琶”，所发出之声音却不同，所传递出的时代气息更不同，也因而被创作者命名为《琵琶声声》，声字的叠用寓意传统之声与当下之声的对比。

然而，不论怎样命名，都不妨碍古今剧目中的故事核相似。针对传统的川剧艺术以及川剧剧目，用不传统的当下情怀与剧情设置进行新的延续，或许是川剧创作的一个方向。化用传统川剧《琵琶记》尾声处一句唱词作结，那就是川剧故事在当下，

“风虽飒飒，树却不枯，且笑看斜阳红处。”至少在我个人看来，新一代创作者们在不断探索着新方向，川剧故事或许会因此而不老。

